

江門風煙

叶杜生 著



花城出版社

江 门 风 烟

叶杜生 著



蓬江文学丛书

主编：邝 宇 陈锡忠

花城出版社

江 门 风 烟

叶杜生 著

*

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)

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

广东台山市华宁彩印厂印刷

(广东台城富城大道 60 号)

787 × 1092 毫米 32 开本 7.5 印张 154000 字

1997 年 11 月第 1 版 199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 - 5360 - 2624 - 2

I · 2243 定价: 10.00 元

蓬江文学丛书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|
| 特急通缉令(长篇小说) | 范金棠著 |
| 乡土热恋者(报告文学集) | 韦廷著 |
| 女模特失踪之后(短篇小说集) | 叶杜生、邝振庭著 |
| 爱在深秋(短篇小说集) | 李学明著 |
| 扭计师爷陈梦吉故事大全(民间文学) | 陈一峰著 |
| 潯城五虎(长篇历史小说) | 刘重民著 |
| 江门风烟(历史小说集) | 叶杜生著 |
| 人鬼之间(纪实文学) | 甄国良著 |
| 六月南方(散文集) | 黄伟华著 |
| 侨都诗草(诗集) | 卓世明著 |
| 爱的弦音(诗集) | 野松著 |

主 编:邝 宇 陈锡忠

目 录

飞盗蟠龙镯	(1)
碧血染江门	(67)
喋血大王庙	(100)
东炮台风烟	(132)
旗卷农奴戟	(181)
后记	(232)

飞盗蟠龙镯

一、死囚不死

道光廿八年夏，暑气逼人。

此日晌午，烈日当头，一队持刀执枪的官兵在新会县衙的图围周围列阵，呼喝传令，将五名死囚鱼贯押出，分别关上木笼囚车。

为首的死徒身材高大，尽管囚禁大半年，仍然从骨骼上看出虎背熊腰的强悍；蜡黄的脸孔上满腮络胡，稍凹的眼眶嵌着两只铜铃大眼，闪着狼狗般凶光。他复姓端木单名飞，江湖上号称飞山虎，是个飞檐走壁、杀人越货的大盗。

端木飞祖籍外省，口音令人知晓。他流窜到哪里那里就巨案连发，令官府束手无策。他在上四府作案后，又窜至下四府来，得悉新会潮连大王庙有尊金佛像，乃海外巨贾新近捐赠。这只飞山虎藐视乡村无能人，试图行窃，岂知强中自有强中手，他竟被该乡武馆教头陈松年制服，送上新会县衙，打入死囚。那陈松年正是咸丰年间江门红巾军起义之首领，此乃后话不表。

且说端木飞等五名死囚被押至县公署堂前大院。大榕树下早已摊着大张草席，上边放置着断魂酒、长休饭，还有一盘红皮白肉的送命肉。狱卒打开死囚的枷锁，让他们席地而坐，在官兵虎视眈眈的监视下咽吞行刑前的最后一餐。菜虽具诱惑，但一想到吃过此顿“广东米”之后，就要背插红签被押上断头台，而刽子手的大刀霍霍磨响隐约入耳，谁还能吞得下一口饭？

只见端木飞面无惧色，左一杯右一块肉，咋呼左右道：“嗨，吃也死不吃也死，反正一刀就碗口大个疤，惊个鸟！”

这时，知县的师爷摇着蒲葵大扇急急步走来，对监斩官密密叽咕，监斩官面有难色，又不敢违命抗拒，无奈地指派两名校士押起端木飞，跟随师爷转进县丞署内。

穿过拱月形头门，七拐八弯地来到县府后楼堂厅。端木飞一进厅举目就见一人端坐，他身穿薄绸扎袖紫袍，额顶发亮，长辫闪油，两颧耸突，双目微陷，手捋着三绺短须，嘴角泛着骄横的似笑非笑。

端木飞只认得原先的知县大人，并不晓得眼前这位就是刚刚上任的新会知县陈应聘。他一路心头嘀咕，不知自己受到什么的摆布，但大不了是死，既然已是死到临头，再有什么变化亦无关要紧，当师爷装腔作势呼喝他下跪时，他也无所谓，随随便便地“咚”的一只膝盖沾地。

正襟危坐的陈应聘吩咐校士替端木飞卸了脚踝上最后一道镣铐，宽容地招呼他起身，引他入侧堂花厅。那里摆着一桌酒菜。因四周窗帘布幔，堂内显得阴沉灰暗，跟外面丽日晴空仿佛两个世界。

“本官念你是条好汉，有过人武艺，意欲网开一面，给你个戴罪立功机会……”陈应聘拈着短须不失威严地说着。

端木飞此时此刻完全明了，真系咸鱼游水死能返生！他霍地五体投地，叩首不叠，连声谢道：“知县大人再生之恩，没齿难忘，即使赴汤蹈火，为犬为马，在下万死不辞！”

“好，本官就看你的本事！”陈应聘轻轻一拍桌头，说出了他心头的筹谋来。

这个新上任的陈知县与前任知县贾奇才有八拜之交情谊，得悉贾府有件稀世奇珍。早在十余年前，陈应聘贺贾奇才老母七十寿筵上，酒酣耳热，见贾奇才拿过一只蟠龙玉镯表演。那玉镯貌似雕缕精巧，实质天然罕见：一道青龙若隐若现，栩栩如生。戴在手上心安神宁，更妙处则是置于水中，满盆豪彩，那翡翠龙恍若游动，呼之欲出，更奇怪的是盆中之水居然变得稍暖，据说喝之还可以治疗几种奇难杂症……

陈应聘见过那宝物后念念不忘，后来多次想贾奇才再拿出来看看也无机会了。为此，他耿耿于怀，贪欲攻心。今趟适逢贾奇才调任钦州，他来新会县衙上任。客客气气与贾奇才话别后，陈应聘多年心事萦绕在胸。觉得贾奇才一路遥远，力薄势孤，正是巧取豪夺的机会！

端木飞愣愣听着，心头一乐：叫他写诗作文就难呗，派他杀人劫财，那不是骑马扶杖——稳稳阵阵！他未待陈应聘完全吐出心事，就拍胸膛咚咚作响：“此事就交俺飞山虎好了，包在我身上！”

“勿狂，要待他到了下四府路途方可动手，若在新会境内，可给陈老爷添麻烦了！”师爷不失机会插嘴叮嘱道。

“对，他不仁我不义了！”陈应聘眼珠忽转着，他当然没如实说出与贾奇才关系，胡诌什么那玉镯原先是自己的，是贾才有借无还云云，而端木飞也不管你什么三七二十一，只要放虎归山，鸟儿出笼就是另一番天地了。

“你干得务须无痕无迹，事成之后，本官不但既往不咎，还重重加赏，日后也可留在衙门当个捕头，效命朝廷。”陈应聘察颜观色说着，语锋急转：“不过，你在洞庭湖畔茅草寮内的老母，本官已派人去即将接来……”

这飞山虎一听顿时面色陡变，万万想不到唯一牵挂的命线竟然会捏在这首次见面的县官大人手中！

原来飞山虎端木飞虽是杀人不眨眼的大盗，但还有点儿孝心。当得悉自己老迈年高的母亲掌握在官府手上，心料陈应聘绝非是个容易对付的角色了。

“还有，壮士在南海那个相好，听回报说已有了你的骨肉！”师爷诡谲一笑，口吻几分讨好几分要挟，“陈大人亦打算将她接来……”

“小人知恩图报，即使肝脑涂地亦愿为恩公大人效犬马之力，若存异心，火烧雷劈！”飞山虎跺足捶胸，恨不得掏出心来剖白。

“哦，你愿为我效力，自然富贵荣华，只怕你野性难改，有安份饭不吃而重蹈旧轨，山野浪荡，飞鸟不归那亦无奈……”

“岂敢岂敢！”飞山虎唯唯喏喏，真的一副服服帖帖的驯猫样子。

陈应聘淡淡一笑，亲自敬了他一杯酒，忽然想起什么，歉意说了几句。吩咐下人先带飞山虎去更衣沐浴，然后再让师

爷陪他饱醉一顿美酒佳肴，席间由师爷详细与他策谋夺宝行动方案。

“壮士，今番是你从鬼门关转回阳关大道的人生大幸，切勿辜负陈老爷美意……”师爷劝着酒、灌着迷魂汤。

“师爷放心好了，俺飞山虎走遍岭南两广只栽在大王庙内，待我办妥了这件事一定再找那陈松年比试比试，看他还有什么能耐……”

“万万不可！”师爷见其野性勃发，急作制止，“在下深知壮士本事，常言道人有失手马有失蹄，壮士受制本非人力，全是神旨意矣！今趟贵人搭救，逢凶化吉，若不珍惜而节外生枝大祸临头矣！”

“嗨，对付那贾老爷易如翻掌啦，何况他还携带家眷，一路跋涉，别说一个贾奇才，就算十个八个，也绝不会从俺手指缝间溜脱！”飞山虎两杯下肚，口沫横飞了。

“壮士虽勇绝不可小看贾奇才！”师爷摇头晃脑开导着，“此人能文能武，身边还有忠勇家将。此事只可智取，单凭勇猛强夺，非陈老爷所想……”

酒喝到暮色降临，飞山虎才踌躇满志溜出县衙，陈应聘送了一匹快马给他使用。

他还是遵照师爷计策，要找个搭档。那人姓白名铁君，绰号白蝴蝶。

飞山虎入牢前与他结识于新会地带，联手劫过一宗富贾镖银，秤金分银，醉生梦死地快活了一段时光。后来，就因为飞山虎姘上了南海一个年轻小寡妇，白蝴蝶与他争风吃醋，两人闹翻了。

今番，他摈弃前嫌，找白蝴蝶再度合作，猛虎添翼，何愁区区一只玉镯不手到夺来！

骄阳似火，树梢上的阳光也似鱼鳞般闪耀着炫目的光芒。

三辆带篷的马车缓缓走着，前面的路显得越来越窄了，四周人迹稀落，只有鸟儿啁啾。

新会前任知县贾奇才携妻挈女，奔赴钦州，一路晓行夜宿，不敢贪恋田野山林风光。

“爹爹呀，到树林那边歇歇再走吧！”中间的马车探出贾小姐如花似玉的脸来，几分撒娇几分恳求着。

贾奇才勒住马缰，打量四周，只见路旁林荫十分清凉，此乃恩平地带，再走几里路可有驿馆了，他不愿停留，吓唬说山林有猛虎野兽。

“哈哈……”就在他父女搭话之间，大树背后传出一串狂笑，“四只脚老虎没有，两只脚的老虎在此恭候多时啦！”

只见一个满腮虬须大汉闪出，他身敞着件黑色背褂，厚实的胸脯坦着黑黝黝乱毛，声音响亮，面孔狰狞，一手托着只大瓦罐，背后倒插着柄大刀，柄上的红绸一掀一掀在其头顶飞扬。

贾奇才定眼看清，这不是别人，正是自己审判定刑的惯偷大盗！他心头一怵，厉声喝道：“罪犯端木飞，你究竟是人还是鬼？怎会逍遥法外在此？！”

“贾大人，是人是鬼由你判呀！俺飞山虎知恩图报，来跟你钱行啰！”他提手一扬，抄出背后大刀，刀环叮当有声，“来，

此有凉茶一罐，大刀一把，饮水舒服还是过刀痛快，由贾老爷随意挑选！”

“放肆！”贾奇才拔出腰间佩剑，指着拦路的飞山虎喝道，“你这个死囚真十恶不赦，在新会断头台斩不了你，看我就在恩平山林正法你！”

这个贾知县虽是文官，少年时也拜过名师习得一套天罡剑法，虽不是勇武绝伦亦恃艺胆壮。

此时，他身边的家将贾忠率先跳下马车，大喝道：“剗鸡焉用牛刀，待小可收拾这贼子！”

一柄明晃晃的利剑直戳向飞山虎胸膛。

那飞山虎不避也不闪，待贾忠剑锋离胸尚差一尺几分时，怪叫一声，将手中瓦罐向天空一抛，右手挥刀一拨，“当”声响亮，贾忠长剑被震开，而那瓦罐从天而落依然稳当接在飞山虎手中。

贾奇才惊诧贼人手段敏捷，心知棘手。

常言不是猛龙不过江，这家伙纵横湖广，作恶多端，自然非比寻常，以前只是大堂拷问，只耳闻他的本领，今次亲眼一见，果然厉害，他贾奇才不敢怠慢，喝令贾忠、贾义两名家将护住家眷，亲自提剑对付眼前这凶徒。

“贾老爷你身娇玉贵，俺乃贱命一条，瓷器撞缸瓦不合算呀，万一断臂丢头，有奇珍异宝也难玩赏啦！”

贾奇才一听，恍然明白他的来意，也揣测出几分内情，他忍住怒火，道：“端木飞，你前来为难本官必是受人唆摆。就算你从断头台上活下来，也不过受人愚弄的行尸走肉！我劝你还是及早放下屠刀回头是岸！”

“好说，好说，我就放下刀。”端木飞装模作样，将大刀往地上一插，嘿嘿冷笑着，“俺就试试你手中烂剑有几斤两，若然十招内胜俺一双拳头，俺飞山虎可拜你为师，还护你一路平安上钦州！”

贾奇才见多说无益，一招“拨云见日”，剑穗一晃，剑锋带疾风直刺飞山虎咽喉。

飞山虎看出剑的劲力，使出霸王卸甲身法闪过锋芒，随即抬脚向贾奇才的手掌踢去。

贾奇才急忙收势，将剑一横，又是一招“拦江截流”，剑尖直截对方下三路。

“嘿嘿嘿，有门有路哩。”飞山虎哂笑，窜高纵矮，闪展腾挪，两人一来一回连过几招。

贾奇才见手中利剑并没伤到飞山虎半根毫毛，心中暗暗焦躁。他习武练剑，是强身练体，殊死搏斗尚是头遭，今番一家大小性命全系乎能否打退这魔头，他越发心躁，渐感力气不支，剑法迟缓，肩头倒让飞山虎一掌击中。

他咧咧嘴，打了个趔趄，反手一剑逼开扑近的对手。

正在万分危急之际，陡然“嗖”声一股凉风从眼前掠过，一块飞蝗石“卜”的击中飞山虎膝盖！

“何方小子，胆敢暗器伤俺！”飞山虎纵身跳开，抚着痛处哇哇怪叫。

“路见不平，拔刀相助！”古榕老树上跳下一青壮汉子，年约三十，生得脸白唇红，身披一件洁白短褂，裤管束扎灯笼状，手执一条哨棒，雄赳赳气昂昂。

飞山虎见半路杀出个程咬金，满脸怒气，飞身拔出地上

大刀来与那汉子交手。

贾奇才见有人相助，一声招呼，贾忠贾义两名家将舞剑挥刀合力围攻上来。飞山虎看势头不妙，虚晃一刀，狼狈窜入密林去。

白脸汉子要趋势追赶，贾奇才恐防有失，婉言阻劝，连声道谢他临危搭救。

各方通了姓名，那汉子自称姓金名坚，是武馆教头，取道往钦州探友，半途歇脚小林中瞌睡云云。

“哦，白壮士不嫌，正好同路结伴！”贾奇才脸颜大悦，拉着金坚与众人相见。

说话间，贾夫人王氏与贾小姐被唤下车来与金坚施礼，道着感激的客气话。

“小意思何足挂齿！”金坚满口谦逊，而目光多时瞟着贾小姐那粉嫩妩媚的脸蛋，愣愣地盯着她那胸脯隆耸之处。

“同行是好，只是大人携带女眷，小可粗野，放荡不羁，怕有失礼仪！”

那金坚尽管客套，还是加入了贾奇才马车，一行人有说有笑进入了恩城，时已暮色沉沉。

金坚自告奋勇，带路拣了间叫“天恩”的客栈，熟落地对店小二吩咐，挑了两间舒适雅致客房，让贾奇才安顿女眷于阁楼上。

贾奇才见客栈清洁宜人，满怀高兴，拿出大锭银子吩咐店小二办两席上等酒菜。金坚说出该店是一位老朋友所经营，通常有备酒菜无谓多花费，但贾奇才执意不肯，金坚才接下银两，并亲自上市去买佳肴。

再说那贾小姐，自幼娇生惯养，从未出过远门，今趟长途跋涉，马车坐得骨酥肉痛，而且天气酷热，汗衫湿漉，浑身不适，一住入客栈就嚷着要淋浴洗涤，也顾不得娘亲的劝阻，吩咐贴身丫环梅香为她打开行李，取齐衣衫，吩咐店小二调备好温水，她迫不及待就独自钻入浴室里去。

那浴室是在地下一层，仅与伙房一板之隔，水声淅沥可闻。贾小姐宽衣解带，在浴盆上淋个畅快。她泡了好一会儿，站了起来专心揩抹着酥胸，蓦地抬头，发觉门缝有只乌溜溜的眼珠在偷窥，唬得她掩遮不叠，失声尖叫。

贾夫人王氏闻声走下楼来，迎面瞟见金坚身影，他正好买着大包烧鹅卤鸡熟食，帮店小二放置碟盘中。

王氏不动声色敲开浴室，开口就数落浴室内女儿道：“大惊小怪什么，老鼠窜跳有什么出奇！”

贾夫人并非平庸女流之辈，凭着她的敏感意识到贾小姐的惊恐原故，但没让她诉说什么，只护着女儿回到阁楼房间，吩咐梅香召贾奇才上楼，关上门后低声责备丈夫，过于轻信他人，她直言说金坚是不怀好意的。

“啍啍，既来之则安之！”贾奇才微微一笑，夸奖几句妻子，附耳如此如此说了一番。

贾夫人脸泛难色，身边的贾小姐唬得身起鸡皮疙瘩，声音也变了。贾奇才严峻地细细叮嘱，要她母女依计而行。

稍后，他又悄悄找贾忠、贾义两员得力家将密密吩咐妥当。掌灯时分，酒菜上席，香气四溢，金坚主动招呼贾奇才等人入席。

众人谦让一番坐齐，金坚唤店小二将各式菜拣集一碟，

坦然地对贾奇才道：“老爷莫怪，常言有话；害人之心不可有，防人之心不可无，你我萍水相逢，有缘桌共食，还是小心验证，彼此宽心。”

说罢，他伸手往桌下绕缠的大花猫一把抓住，将那碟集锦小菜让猫来试食，金坚也自斟一杯白酒，仰脖入肚，呷着嘴笑道：“瞧，小人先饮为敬，请贾老爷放心好了！”

“嗬嗬，金壮士自作多心了！”贾奇才尴尬笑着，强作大方招呼手下齐齐举杯，向金坚致谢，他站了起身致词：“金壮士，有恩于贾某，今无以图报，借水酒聊表敬意！”

“好说好好说，饮过大人此杯，以后勿再三言谢，令小人羞颜哩！”金坚豪爽地与他碰盏。

猫儿吃得欢畅，不时发出“咪咪”欢声。

贾夫人王氏也笑吟吟起座殷勤地替金坚续酒应酬，金坚打着哈哈来者不拒，抹着唇边问询何故不见贾小姐入席？贾夫人推搪道：“小女无用，捱不过远途颠簸、身体不适卧席懒起，待后叫丫头送点饭菜上房算了！”

“千金小姐花枝玉叶，你们当父母的多加呵护才是！”金坚也斜着眼打着哈哈。

酒过三巡，贾夫人带梅香离席告退，带点饭菜上阁楼去了，金坚的目光愣愣的瞟着阁楼。

贾奇才与贾忠、贾义及马夫一班家丁陪着金坚，左一盞右一杯频频相劝。

那金坚也是海量，大碗酒大块肉的畅怀进吃，谈笑风生，彼此融洽欢悦。

约一个时辰后，整罐酒几乎搁底了，金坚举步踉跄，嚷着

自己多喝了，这不太公平，最后罐底的酒要分了，说罢拿出一只大汤碗来，“咕咚”将酒罐的酒全倒在汤碗中，然后将酒每人杯中分满，对贾奇才道：“今次老爷一路多赖家丁众人辛劳，小人愿与老爷一道与大伙尽庆，这不算反客为主吧？”

“合理合理！”贾奇才附和着，率先举杯，向贾忠众人致意，咕噜声中杯中酒全倒入喉内！

“哈哈……”金坚突然神经质地发出一阵令人毛骨耸然的狞笑，故作潇洒地吟诵着：“劝君更尽一杯酒，西出阳关无故人！”

只见贾奇才脸一歪，一头倒在桌头上，贾忠、贾义也先后倒卧，弄得碗盘乒乓作响。

金坚拍着手看热闹，呼出店小二，将贾奇才一帮人统统拖入暗室关起。他忙一阵子，就迫不及待窜上阁楼，直闯贾小姐的客房。

原来这个所谓金坚，并非别人，乃是飞山虎端木飞的同伙白蝴蝶白铁君！在路上树林里，他配合飞山虎演了场侠义相救的戏，博取贾奇才信任结伴同行，又引他们到这间预先准备好的客栈，假惺惺地以猫试食，表示忠厚，就在最后罐底倒酒时，那只汤碗已备无色迷药，眨眼间将贾奇才上下一班人弄翻。

江湖大盗白铁君虽然贪财但更为好色，每逢遇上年轻貌美的姑娘少妇，总是千方百计弄上手，当见到贾小姐一面后，魂魄挂在她身上了，连什么蟠龙玉镯稀世奇珍也抛之脑后，恨不得搂住贾小姐啃她几口。

闲话少提，且说白蝴蝶推开房门，借着昏淡的油灯，看见